

編 續 庫 文 方 東

路 鐵 東 中 與 係 關 俄 中

編 主 五 雲 王
五 聖 李

念 年 十 社 雜 東
刊 紀 週 三 誌 方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俄關係及承認蘇聯問題

周鯁生

中俄關係問題可說是現今我國外交最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但是關係中俄兩國國民的利益，並且可以根本的影響於東亞國際政局。現在俄國代表加拉亨氏已到中國，中俄談判將正式開始。我以為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性質，應當有個一般的了解。這篇論文的目的，第一在追溯中俄兩國過去的關係，其次比較俄國舊政府和新政府對外政策的傾向，最後討論我國在現在的中俄交涉應取的方針。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大革命以前，俄帝政府對於東亞方面，多年繼續不斷的從事於侵略政策，而最受其害的是中國。我們要明白近二三十年俄國對東亞侵

略政策進行之努力，不可不知道俄國帝政時代一般對外政策的目的。

從來俄帝政府的對外政策有一個確定的主眼，就是爲俄國求出口。彼得大帝取得聖彼得堡，自以爲在芬蘭灣頭獲有一個『俯瞰歐洲的窗戶。』但不幸這個海港半年結冰，終不是俄國理想的出口。於是他又圖在南方發展，而立足於黑海的阿佐夫（Azof）又不幸阻其出路的，尙有土耳其帝國所支配的韃靼雷斯海峽。像俄國那樣廣土衆民的國家當然不甘於長久閉塞在大陸上；如何以求得一個自由的出口，這實是兩百年之間在俄政府腦中息息不忘的一個大問題。爲解決這個問題，在俄政府有四條路可走：（一）越瑞典瑞威以出北大西洋；（二）越巴爾幹取君士坦丁堡以支配韃靼雷斯海峽；（三）越阿富汗波斯以出波斯灣；（四）越西伯利亞略滿洲以出中國海。第一條路是一個最危險的路，因爲關係瑞典瑞威威兩國之生存獨立。俄政府如果走這一條路，不但是必然遇着這兩國國民之拚

死的抵抗，並且破壞歐洲均勢，必至惹起列強起來干涉。其餘的三條路之中，以第二條最合於理想。第一，以地勢接近的關係，近東方面構成俄國在歐洲自然膨脹的區域。第二，土耳其日就衰弱，久已被人看做東方病夫；以俄國的武力來對待他，有如摧枯拉朽。第三，巴爾幹方面的斯拉夫人種，久已不堪土耳其惡政之壓制，俄國南下巴爾幹之策，實合於大斯拉夫主義的國民精神。所以從十八世紀末期以來，至於十九世紀末期，百年之間，俄政府侵逼土耳其帝國，干涉巴爾幹事情，不遺餘力。因此發生一八五三年克里米亞之戰役，一八七七年俄土之戰爭。不幸而俄國的侵略計畫，遇着第三者所加之阻力，功敗於垂成。因為英法與諸國皆不利於俄國之占有君士坦丁堡，自由出入地中海，於是多方阻其計畫之進行；就中尤以英國阻力為更大。英國嫉視俄國在東方之發展，以為這是危及英國和印度的交通。克里米亞之役，他亦躍躍欲試，後來終以柏

林會議俄國退步了事。俄政府百年以來的雄圖徒成畫餅，那些斯拉夫政治家的遺恨可想而知。

俄帝國在近東的發展政策，既在一八七八年柏林公會受一大挫折。一時俄政府漸圖改變進路，而從事於經略中東。於是俄國着着窺伺阿富汗，窺伺波斯，以爲出波斯灣之計。然而在那方面則又直接和英國利益衝突；英國以爲俄國此種政策，危及印度，有關英帝國生死問題。至於一八八四——五年之間，英俄兩國幾爲此發生戰爭。俄政府終覺悟在這方面前途的阻力太大，不得不暫歛其鋒而和英國妥協了事。

但是俄國南下以求出口的宏願究竟未嘗拋棄的。在十九世紀末期，他的方針又經一番變轉，而積極的從事於遠東侵略政策。當時所以促成這個政策施行的原因可以舉出兩個重要的。第一，勢力向弱處進行本來是自然的法則，遠東老

大帝國之積弱更甚於近東的病夫，他的抵抗力幾等於零。日本雖則已實行維新，但他的富強之實力尙未見重於歐人。此外，對於遠東事情有利害關係之列強，又都有鞭長莫及之勢，不像在近東方面他們可以實力阻俄國政策之執行。所以俄國侵略東亞之政策進行較爲利便。第二，歐洲國際關係間接影響於俄國向外發展的進路。德奧兩國不利於在歐洲近東方面和俄國發生衝突，務求使俄國的勢力離開近東。一八七八年柏林公會以後，狡猾的外交家畢士馬克探調虎離山之計，竭力鼓勵俄國向別方面發展。於是俄國一時有中東侵略之舉，因而發生英俄在阿富汗之勢力衝突。及至中東方面經營計畫中挫，俄政府乃轉向遠東積極的求發展的途徑；這事更爲德奧所利用。因爲俄國一旦有事於遠東，近東可以告小康，德奧諸強就可以從容在歐洲展布他們自己的政策。像德奧諸國這種政策，於俄國爲敬遠主義，而對於遠東，尤其對於中國，則真是幸災樂禍。國際政治上，真無

所謂恕道！中日戰後，逼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的，是俄法德三國。俄國方窺伺滿洲，不願日本之捷足先得，起來反對，自不足怪。法國在歐洲正熱心聯俄，在遠東也樂得援助他的政策。惟有德國既在遠東尙無重大的直接利害關係，而在歐洲本來和俄國爲敵，乃也和俄國一致行動，以迫日本退出遼東，有人說他是有意鼓勵俄國構禍遠東，使他陷於騎虎之勢，並非過言。又在二十世紀之初頭，瓜分中國之說盛行的時候，英德兩國之間訂有中國門戶開放，領土保全之協商（一九〇〇年）及至俄國滿洲撤兵問題緊急的時候，德政府忽然取傍觀的態度，說英德協商之領土保全主義不適用於滿洲。德國有意袒護俄國，利其猛力經營遠東，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共見了。最後在日俄交涉危急，將到決裂的時候，奧政府公然向俄政府聲明，如果日俄開戰，俄國儘可將他的全力注在遠東戰事，不必顧慮及西方國防；德政府也給俄國同樣的保障。就這幾項事例，已可證明德奧之深利於俄國

侵略遠東，暗中贊助他進行。俄國得有這方面的鼓勵，當然在遠東方面的侵略政策進行更加猛烈。

中日戰後，俄國聯合法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這事不但是使日俄之間結一不解之仇，而且使中俄關係更加複雜。俄政府干涉遼東割讓之舉，雖則出於他自己遠東侵略之政策，却要把這事當做對於中國之一件恩惠，而要求報償。其結果有李鴻章以賀俄皇尼古拉斯加冕之名義出使俄國之舉（一八九六年三月），而締結中俄密約；同時復喧傳有所謂喀西尼密約成立於北京。姑不論這些密約的真實存在如何，而從這個時期以後，俄國在滿洲，經營計畫着着進行，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及至一八九八年德國強租得膠洲灣以後，俄國繼起而租得旅順大連。三年前以遠東均勢平和之名義迫日本退還中國的地方，今則俄國自己向中國索得了。俄國在東亞方面得着這種不凍的良港，可說是他從來夢想的出口已

經得到。從此俄國在遠東的經營更進一步，而着手於旅大的防務，將旅順化爲俄國在東洋的大要塞。在俄政府心目中滿洲已屬於他的勢力範圍，只待時機到來，就可以實行吞併。拳匪之亂恰給他以這種機會。在這個亂事中，俄國軍隊擊走東三省的中國官吏和軍隊，完全佔領南北滿洲。拳匪亂平，北京和議成後，俄國已無繼續佔領滿洲之口實；然雖經中國政府之要求，日美諸國之抗議，他總是多方狡賴，不願撤兵。一九〇二年日英同盟之締結，就是爲對付俄國的在遠東的野心。一時俄國似有所畏忌，對於滿洲永久佔領之計畫不敢堅執。於是俄國和中國政府之間締結滿洲撤兵條約，約定分三期撤完。及至第二次撤兵期到（一九〇三年三月），俄國乃不履行條約；他不但不撤兵，反向中國政府提出新要求，圖將滿洲門戶閉鎖，完全置之於俄國支配之下。俄國這種侵略的行爲惹起日英美諸國之反對，就中尤以日本反對最力。自日本視之，俄國之支配滿洲，根本的危及日本在

東洋之地位。並且當時俄國尙從事於朝鮮方面的侵略政策，更爲日本的致命傷。從一九〇三年以後，日俄關於滿韓的交涉，日就緊急，日本國民決計抵死阻止俄國政策之進行，在日本可說是出於防禦的目的。但是俄國據有旅大之良港，而佔領滿洲全部，大有兼併朝鮮半島，席捲東亞大陸的勢子。俄帝政府正在得意的時候，中國固不在他的眼中，就是日本的反抗也以爲是不足怕的。其結果則有一九〇四、五年之日俄戰爭，斯拉夫的政治家和軍人固不料到那蕞爾三島之日本竟能如此的阻止俄國在遠東的進路，而其勢之猛，其志之堅，且過於英國在近東之抵制俄國。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在遠東的經營計畫全然齟齬，多年夢想的自由出口得而復失。於是俄國一時不得不停止他的遠東政策之進行，而向別方面着眼。近東問題又復爲俄政府的視線所集。一九〇八年有波赫兩州合併於奧國之問題；一九一二、三年有兩次巴爾幹戰爭；以至一九一四年有歐洲大戰。對於這些

國際事變，俄國無一次不從場。這是近東多事，俄國對外政策的目標變轉的徵象。但是俄國究竟未嘗因為近東多事而就忘懷了遠東利益。他的遠東侵略政策，雖則受日俄戰爭之大打擊，但自他視之，這不過是一時計畫中挫，並非是永久絕望的。試看俄政府在日俄戰後不久，即從事於改良西伯利亞鐵道，銳意經營北滿事業，同時且進而窺伺西藏新疆，甚且有覬覦外蒙之野心，就可見其雄心未死，志仍不小。不過在這時期中俄國遠東政策之進行，不復能循日俄戰前之徑路，亦很明白。這就是因為日本以新勝之國，在東亞為一大勢力，於俄國為勁敵，在俄政府方面不能不顧慮。在這個時期，為俄國計，只有兩個方法：或是仍然敵視日本，準備乘機復仇，以行其獨霸東亞的雄圖；或是和日本妥協，提攜並進，以期分割東亞大陸的勢力。則從一九一〇年第二次日俄協約成立以來，第二個方法似確切的為俄政府所採行。在一九〇七年日俄兩國本來已締有協約。這個協約的目的是

在彼此尊重領土和既得的條約上的權利，消除雙方誤解原因，是爲日俄棄怨修好的第一步。當時去日俄戰役不久，日本方汲汲於從事戰後整理，對於舊敵之俄國務求消除惡感。同時，日本亦復和其他列強交換意見，表示外交上平和的態度，掃除衝突的原因。一九〇七年尙締結有日法協約，就是出於同樣的目的。一九一〇年之第二次日俄協約則較一九〇七年之協約更進一步，而具有特殊政治的目的。日俄締結這個協約的動機，實起於美國國務卿洛克斯關於『滿洲鐵路中立』之提議。那時候日本方銳意經營南滿，忽聞滿洲鐵路中立之議由美國提出，異常的惶恐。雖則洛克斯之提議失敗，然而從此日俄兩國對於他們自己在滿洲的地位不免受第三國干涉，都抱着不安之念。他們知道在外交上有取一致的步調，抵制第三國的行動之必要。於是一九一〇年有第二次日俄協約之締結。這個協約，含有重大的政治使命，就是在防護日俄兩國彼此在滿洲既得的權利，現存

的地位。如有侵犯他們的地位之情事發生，他們當協定一切必要的手段。

從一九一〇年以後，日本聯俄之傾向日盛一日；在俄國方面也知道日本的勢力不可侮，有和日本妥協之必要。日俄接近已成了實際政治問題。一九一〇年日俄協商之外，已經就說是另外締有密約，約定日本合併朝鮮，俄國不反對；而在他方面，俄國在伊犁蒙古方面有何進行，日本也要承認，或援應他。日本方欲實行他的大陸政策，竭力謀和俄國在東亞提攜。在一九一二年日本有名的軍人政治家桂太郎有俄國之行，他之帶有使命締結特殊政治的協定，已是公然的祕密。其結果則說是有第二次日俄密約成立，約定將南滿內蒙劃歸日本勢力，而北滿外蒙劃歸俄國勢力。有這一個協定，俄國對於外蒙古之侵略敢於積極的進行。隨後，外蒙古安然脫離中國主權，名爲自治，實則受俄政府的支配。一九一三年中俄關於外蒙的協定，可說是俄國強迫中國放棄一部領土。俄國支配北滿，而復支配外

蒙，其對於中國侵逼之勢已可想見。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以後，列強的全力注在歐洲方面的戰事，不復能顧及東亞事情。一時國際均勢全破，日本獨自稱雄於東亞，着着執行他的大陸政策。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要求之提出，就是這個政策的表現。但日本欲圓滿的執行他的政策，却仍不能不聯絡俄國；俄國支配北滿，又復操縱外蒙，和日本的大陸勢力相衝突之點最多，其勢力又非日本所敢輕視。而在那時候日本恰獲得一個聯俄的好機會。因為俄國受德奧土三個強敵之攻擊，不但是在遠東方面深幸日本之不乘虛直擣其背，並且在歐洲方面的戰事所要求大宗軍需品，有待於日本之供給。姑且不論俄政府衷心如何，而在事實上那時候他究不能不極力和日本要好，則是的確的。一時日俄同盟之聲喧傳於島國。俄國皇族某大公去賀日皇卽位的時候，更爲日本新聞鼓吹之好機會。世人已逆料日俄兩國之間必有新關係

出現。其結果到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三日在俄京有第三次日俄協約成立。這次協約和一九〇七年及十年之兩次協約性質大不相同；我們且把他的全文譯出來。

『日本帝國政府與俄羅斯帝國政府決意合力保持遠東長久平和協定如左：

第一條 日本不加入敵對俄國之政治協定或團結。

俄國不加入敵對日本之政治協定或團結。

第二條 締約國之一造所有在遠東之一切領土權利及特殊利益爲彼造所承認者，如被侵逼時，日俄兩國當互商關於幫同防護此等權利利益應取之手段。』

這個協約關係遠東政局極大，細察約文，不難明白。這次協約的目的之明載於條約前文者，已不是如一九〇七年的協約之爲除去日俄兩國國交上誤解原

因，也不似一九一〇年的協約之爲擴張一九〇七年協約的效果，鞏固遠東平和，而是更進一步，說兩國決意合力保持遠東平和。換句話說，日俄協約的目的就在兩國共同支配遠東政局。這此協約規定之範圍亦更加擴張：第二條之規定已不復限於滿洲，而泛指遠東；不專說滿洲之現狀，而說兩國在遠東之一切領土權利，特殊利益；而這些權利利益又不限於現行條約所定，而說凡屬締約國之他方所承認者。然則依這個協約，日俄兩國之勢力協定範圍已不限於滿洲一隅，而包括遠東全體；他們的主義已不在維持現狀，而實在打破遠東的現狀；因爲他們已經不再自認循現行條約之限制，而但以他方之承認爲條件，以定彼此領土權利及特殊利益之享有。如是則但令締約國之一方得有他方之承認，無論在遠東何地，無論如何出於現行條約範圍外之權利利益，都可相互擁護，以抵制第三者之干涉。加之，第一條聲明締約國一方不加入敵對他方之任何政治協定或團結，則

是彼此互認一種無條件的中立之義務。今見一九一六年之日俄協約具有侵略進取之性質。日俄兩國協以謀我，根本的破壞遠東均勢，陷中國於極危險之地位。更有駭人聽聞的，就是在這個明文發表的協約以外，同時日俄兩政府尙締結有一個密約，至一九一七年始被俄國革命政府發表出來。據這個密約的前文所示，則可證定一九一〇年及一二年確已訂有密約。依這個密約日俄兩國結成同盟；他們認定在中國排除敵視日俄的第三國勢力爲日俄兩國切要的利益；而相約臨時協定爲達此目的應取的共同行動（第一條）他們約定如值同盟國之一方被第三國攻擊，他方應出來相助，講和亦共同行之（第二條）同盟條約之效力以一九二一年七月爲止（第五條）這個盟約真可以制中國的死命。日俄聯成一氣，豈不可在東亞爲所欲爲？從那時候以後，中國更加在息息憂亡之境。設使俄帝政府能長久維持下去，中國逼處於日俄兩國之權力下，前途真不堪設想了！實則